

从《沉默的荣耀》解锁南平茶的千年文脉——

说说吴石将军喝的南平茶

□本报记者 裴礼辉 文/摄



近日,央视热剧《沉默的荣耀》掀起热议,吴石将军“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独白,既让隐蔽战线的信仰有了温度,更如一把温柔的钥匙,叩开南平的茶史长卷;这里是茶香沃土,更是两岸茶脉相连的精神原乡。

剧中茶语对白,恰是一场细腻的“味觉溯源”：“我上回给您拿的茶叶,叫武夷水仙”“醇不过水仙啊,怪不得让我念念

不忘”“冻顶乌龙跟你换一下”“今天喝桐木关的头春芽”……几句家常话,便将南平茶精髓嵌入剧情,让观众不自觉地品到武夷岩茶的醇厚、冻顶乌龙的清润、桐木关红茶的甘醇。

而这份茶香背后,是南平茶百年沉淀的谱系:武夷山是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源地,建瓯是冻顶乌龙的品种根源,建阳是水仙茶故乡。



水仙茶:从建阳祝仙洞走出的“茶中虞姬”

若说南平茶是部厚重的书,水仙茶便是扉页最温润的篇章。

它从不孤单,而是枝繁叶茂的“大家族”——在福建,水仙茶分为两大脉络:闽北水仙与闽南水仙。前者分布于武夷山、建阳、建瓯等地,后者植根于永春、漳平。细分之下,更有“水仙五朵金花”之美称——武夷水仙、建阳水仙、建瓯水仙、永春水仙与漳平水仙,虽各有风姿,却同出一源。

所有水仙茶的故事,都始于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严义山的祝仙洞。

1929年《建瓯县志》明载:“水仙茶出不义里,大

湖之大坪山,其地有严义山,山上有祝仙洞。”茶学泰斗张天福在《水仙母树志》中更细述渊源:约160年前的清道光年间,一位苏姓农人在此发现一株白花肥叶的茶树,以乌龙工艺制成“香冽甘美”的茶汤,初名“祝仙”,后因方言谐音成“水仙”,这个带仙气的名字便随茶流传。

当水仙茶引种至武夷山,丹霞地貌的矿物质、云雾缭绕的湿润气候,让它淬炼出更醇厚的风味,成了武夷岩茶“当家品种”之一。

茶学家林馥泉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作及运销》中记载,清光绪年间水仙传入武夷,如今仍有树龄超

140年的百年老丛,每片茶叶都沉淀着时光味道。

水仙茶的好,既藏于历史,更写在荣誉榜:1910年南洋劝业会摘优秀奖,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一等奖,清末民初已是闽南人家的“名牌茶”,1985年更成为国家级优良茶树品种之首。

武夷岩茶界“香不过肉桂,醇不过水仙”的说法,道尽它的气质——若肉桂是霸气“霸王”,水仙便是温婉“虞姬”,茶汤柔滑、香气层次丰富,从兰花香到木质香随树龄变奏。

“始于水仙,终于老丛”,正是茶人对它的最高认可。



冻顶乌龙:跨越海峡的“闽台茶缘信物”

提起冻顶乌龙,多数人先想到台湾,却少有人知:这杯台湾名茶的“根”,深扎建瓯土壤。它的跨海传承,从不是简单的品种迁徙,而是闽台茶文化“同根同源”的生动见证。

台湾“青心乌龙”与“冻顶乌龙”的品种发源地,指向建瓯市东峰镇桂林村15亩百年乌龙古茶园。

园中的矮脚乌龙古茶树已超160岁,1990年台湾茶界泰斗吴振铎率团实地考证,通过比对叶片形

态,确认这里就是青心乌龙的“祖籍地”。1991年,南平地区行政公署、建瓯县政府与省茶叶学会共同立碑,将此地列为“百年乌龙”保护区。

如今,石碑矗立园旁,每道纹路都诉说着两岸茶脉的羁绊。每年都有台湾茶人来此“寻根问祖”,触摸古茶树,便触到了共同的文化记忆。

冻顶乌龙的跨海故事,藏着闽台同胞的深情。

据《台湾通史》记载,清嘉庆年间,福建人柯朝带

武夷茶苗赴台,开启台湾人工种茶史;清咸丰五年,台湾书生林凤池在福建中举后,特意带回36株武夷茶苗,24株植于南投冻顶山,孕育出今日的冻顶乌龙。

“茶同根,种同源,这里就是我们青心乌龙的祖籍园”,台湾野放茶协会理事长余三和的话,道破这片茶园的意义:一杯冻顶乌龙,早已超越饮品,成了连接两岸的文化信物,茶汤里泡着共同的历史与割不断的血脉。



武夷山:红茶从这里走向全球



红茶的发源地——星村桐木

武夷山的茶史,从不只有乌龙茶篇章。这片云雾滋养的土地,更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正山小种、金骏眉从桐木关出发,漂洋过海,改写全球饮茶史,让中国红茶在世界舞台飘香400年。

红茶的故事,始于明末期(约1640年)的桐木关。

当地茶农制茶时偶然发现,让茶叶发酵后烘干,竟能生出全新风味:色泽从翠绿变乌润,滋味从清冽变醇厚。这个意外,催生了世界最早的红茶“正山小种”。“正山”二字藏着对好茶的坚守,特指桐木及周边同海拔、同地域,以传统工艺制成、带桂圆汤味的红茶,暗含“正统”。历史上以星村为集散地,它也被称作“星村小种”。

正山小种一经诞生,便成为国际市场“宠儿”。17世纪起,它通过海上贸易风靡欧洲,征服英、荷、法等国贵族。当时英国市场上,红茶(BOHEA)价格高达二三十先令,是皇室珍品。欧洲“下午茶文化”最初也为搭配它而生,一杯红茶配点心,成了最优雅的生活仪式。

2005年,桐木关里的茶人,在正山小种工艺基础上创新,研发出金骏眉。这款

高端红茶以“蜜香”与“琥珀茶汤”惊艳茶界,迅速掀起国内红茶消费热潮。“金”指干茶黄黑相间、茶汤金黄,“骏”喻崇山峻岭的好茶,“眉”形容鲜嫩茶芽,一字一句都是对美味的珍视。

值得一提的是,《沉默的荣耀》中“金骏眉”有次“时空穿越”:传统正山小种采一芽二三叶,带“松烟熏焙”工艺;剧中“只采头春芽”,实则是21世纪才有的金骏眉特征。这份艺术加工,反倒让更多人好奇武夷红茶的过往与当下。

多年前,《乔家大院》让武夷岩茶香飘四海,如今,《沉默的荣耀》让南平茶韵再度绽放。或许,这片土地孕育的,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荧幕热点,而是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是扎根于民族记忆的价值认同。

杯盏起落,剧情之外,茶香不散。它早已超越历史的书页,以自信之姿融入当代中国的万千气象——是都市楼宇中提振精神的岩茶,是万家灯火下承载团圆的乌龙,是开放客厅里招待四海宾朋的红茶。这一片片茶叶,串联起文化传承与产业振兴的双重使命,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近日,武夷山市实验幼儿园组织师生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茶文化研学实践活动。孩子们走进茶园,亲手采摘茶叶、体验制茶工艺、学习茶道礼仪,在寓教于乐中感受非遗魅力,传承千年茶文化。(林李冰 李茜 摄)



10月22日,专家评委与助泡在第十届“武夷正岩杯”岩茶茶王赛上评茶。此次比赛共收到2366个茶样,其中肉桂884个、水仙599个、大红袍883个,将分别评出状元、榜眼、探花、进士等奖项。(裴礼辉 邱汝泉 摄)

武夷岩茶:

花名不等于品种,名丛也不等于品种

□本报记者 裴礼辉



“武夷山是茶树品种王国,武夷岩茶有800多个品种?”行走在武夷山,总会听见这种说法。对此,时常有人提出质疑:真的有这么多种吗?

真实情况,这是混淆了花名与品种的关系。

武夷山能被称作“茶树品种王国”,根基全在当地绵延百年的有性群体种——茶人俗称“菜茶”。

这些土生土长的茶树,像散落在丹霞山间的精灵,株与株的叶片形态不同,泡出的茶汤风味也各有千秋。

茶农们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一株株筛选、一泡泡对比,把那些香气独特、滋味拔尖的单株茶树,取上了充满诗意的“花名”。

这些名字里,藏着茶与山水的故事:有的依叶形得名,“金柳条”的叶片纤长,像垂落的柳枝;有的循香气而来,“醉海棠”冲泡时,满室都是清甜的海棠花香;有的借山场扬名,名字里便带着慧苑岩、天心永乐禅寺的灵秀;还有的托意境而生,“玉

麒麟”三个字,听着就透着几分豪迈风骨。

据茶学家林馥泉1943年的调查,仅慧苑岩一处,登记在册的花名就有830种。这般热闹的“花花世界”,是茶农给每株好茶的专属注脚,却不是植物学上的品种名,更像是茶从山林走向茶席的“风雅艺名”。

历史向前,并非所有花名都能熬过岁月的筛选。在岩茶的世界里,花名要想成为“名丛”,必须闯过两道最严苛的关卡:茶农的制茶手艺,与茶客的挑剔舌尖。只有那些历经十年、数十年考验,始终能稳定交出独特风味,且风格卓然不群的花名,才能从万千竞争者中突围,最终晋级为“名丛”。

可以说,名丛就是岩茶里的“实力派”,是靠风味“打”出来的佼佼者。

就像肉桂,最初不过是众多花名里的普通一员,却凭着那股独有的桂皮香,混着茶汤里的醇厚回甘,在一场场斗茶赛中惊艳全场,慢慢从花名蜕变为名丛,再从名丛成为品种,成为岩茶界的“顶流”。

1985年,肉桂被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为福建省级良种。

如今我们熟知的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都是这样的“过来人”——它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代

代人对风味的认可,更是时光沉淀出的经典。

那真正的“茶树品种”,到底是什么?植物学意义上的品种,是拥有稳定遗传特征的茶树类型,比如水仙、肉桂、梅占、瑞香。它们的叶片形状、生长习性、风味基调都相对固定,就像天生的“性格”,决定了岩茶风味的起点。

武夷山的品种体系,远比想象中丰富:

本地种:以菜茶为根基,像肥沃的土壤般孕育出万千花名,是岩茶风味的“源头活水”;

引进种:从闽南引来的梅占、佛手,从建阳引来的水仙等,在武夷山的丹霞地貌与独特微气候里“扎根”,长出了不同于原产地的岩骨花香,完成了一次精彩的“风味重塑”;

现代育成种:黄观音、金牡丹、瑞香等新品种,带着更鲜活的香气与清爽的滋味,为岩茶的风味版图注入了新的可能。

一丛茶有一丛茶的韵味,一座山有一座山的风骨,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偏爱。

从“品种”到“花名”,是茶从自然植物走向人文商品的跨越;从“花名”到“名丛”,是茶从普通商品升华为经典风味的蜕变。了解这三者的关系,才算真正触碰到岩茶的灵魂。这片小小的树叶背后,不只有山场与工艺的传奇,更藏着一部层次分明、生生不息的风味史诗。

茶人咏茶

秋夜听雨品茗

□吴睿

独听秋雨洌高枞,岩骨花香一处落。边品边烹边叹妙,此时正好第三冲。